重返清华

李志斌（程 01 班）

年初四，吃过年饭，多年没有回过清华园了，而且儿子、女儿也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父亲生活过五年的“全中国第一”的大学，于是带着儿子和女儿打车直奔清华园。

说起来，自从 85 年离开清华，刚开始几年偶尔来过，随着同学们一个个东奔西走，我也在 94 年离开北京后，就没有再回来过。儿子已经快 10 岁，女儿也 8 岁了，我常常和他们说一些关于清华的事情，告诉他们我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走出来的。这次来北京到姥姥家过年，充分领教了北京年夜的爆竹、饺子、包子、酱肘子，以及永远也除不去的飞尘，另外还想做的就是带着他们去清华走走。

两个孩子对清华的一草一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可能是我平时说清华太多了，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走进校园，儿子就开始问这问那，“这个楼以前有吗？”、“这个路以前有吗”？等等。我望着主楼前的楼群，只能告诉他们“以前的清华是漂亮、宽敞、雄伟的，现在不一样了”。儿子和女儿在香港看多了“现代建筑”，和清华主楼前面的那些楼群几乎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，对这些楼群也是毫无兴趣，反而是我们走到主楼前的时候，两个人一致认为“这个楼漂亮”。

来到东主楼前的“计算机系”楼，正好一个漂亮瘦高的女学生出来，请她帮忙给我们照了一个像。等学生走了，儿子问我“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来清华读书”，我说“一定是最好的学生才可以”。“那你怎么知道哪个是清华的学生”？女儿问。“我当然知道，一看就知道”。“怎么样看？”，儿子好奇。“那些最 clever，smart 的就是”。女儿开始玩起“猜哪个是清华的”游戏了，只要经过一个人，就猜“这个是清华的”、“这个不是”。我大笑。

顺着东主楼往前走。想起 30 年前和班上的同学由于找不到踢足球的地方，老是跑到这个地方来踢足球。还记得林德康、肖化、陈键、崔林、张肇贵、蒋毅等等，都是足球发烧友。每天下课后都要找地方踢球，不到天黑是不会离开的。记得刚刚去新西兰的时候，经常作梦和同学们踢足球，在梦中叫“老肖，传啊！”。奇怪的是，每次做梦踢足球，都不是在足球场，而是在东主楼与主楼连接处下面那个位置。还记得刚到清华不久，有一段时间喜欢“铲球”，而且往往得手。我一直以为是自己踢球水平高超，只要我摆出铲球的样子，对方就跳起来，球就会落到我的脚下。直到后来，有一次踢球，把一位计 0 的同学给铲伤了，才知道自己踢球那个臭！这位计 0 的同学，好像是北京的同学，从此只要见了我，就一定躲开。这件事也是我的踢球“威水史”的最大心痛。至今我还是觉得愧疚于这位同学。

主楼前面的那一片绿地，就是以前主楼前面的大门西边，已经建起了”现代建筑”。记得有一次，穆兵和我说“老表，我教你几招绝招”，我们就在这个草坪练了起来。老穆教我一个“背挎”，就是把我整个背起来，然后给扔到地上。我被摔了几次后才明白过来：老穆是刚刚看了几本关于柔道的书，对柔道感兴趣，找我做练习对象呢！

说起老穆，有意思的事多了。老穆高而壮，一看就是牛羊肉给填的，典型的新疆壮汉。他从来不出来踢球，最多和崔林去拍几下篮球。他的锻炼方法是：当我们在外面听着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音乐轰轰烈烈踢球的时候，他则在宿舍里绕着桌子走，走，走，不断地走。一个 10 多平米的宿舍，摆放了 8 个大小伙的家当以及四个方桌子，剩下的够老穆走的地方，也就是东西 2 步、南北 2 步。老穆走“一圈”也就是 8 步而已。老穆还有一绝招，我们一般是“洗衣服”，老穆从来就是“泡衣服”。他把一周的衣服袜子都放在脸盆里面，放上洗衣粉和水。这样，周一的衣服扔进去，周二的扔进去，然后是周三、周四、周五、周六的，一直到周日，才一起拿到洗衣房用清水冲干净。九号楼 204 宿舍那个味道啊，大家几乎是天天捂着鼻子抗议。老穆则反问：“你觉得洗衣服的时候衣服泡的时间长好还是短好？”我们当然说“长好”。“这不就得了吗，你们的衣服泡几分钟，我的衣服泡几天。我还没有说你们不讲卫生呢”。大家那个晕倒！记得宫力那大个子睡穆兵上铺，还有卢声凯睡对面，两个可能都是由于抵抗力差点，真的“头晕”过几次。当然老穆不会认为是他的“泡衣”的问题。

踢足球最好的，老蒋是一个。蒋毅是清华附中的，足球的脚法很正宗。老蒋除了足球踢得好，另外是桥牌打得好。我印象中，他是北京青年队的。老蒋小时候可能吃了太多糖，坏了牙齿，有点漏风。他说话的时候，老是一句“完了好，怎么怎么的”。可就这句“完了好”，来来回回要说好多次，所以就说成了“完…完…了…好！”。记得有个晚上，我们在宿舍努力读书，老蒋在睡觉。一不留神，老蒋突然间坐起来，迷迷糊糊地要说“完了好”，一直说了 2 分钟，还没有说到“好”字！大家笑得前仰后合！老蒋半睡半醒，奇怪地看着我们笑，问“你们笑什么？”然后倒头又睡了！大家又是哄堂大笑！

和儿子女儿顺着主楼后面的那条路往前走。树还是那些树，只是少了很多。我记得以前这里是叫“青年林”，一大片的果树和松树。现在的林子还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。倒是主楼后面的那些树还是那样。这些树，我们那时候叫“歪脖子树”，是谈恋爱的好地方，因为一到夏天，歪脖子树的绿荫形成一个天然的伞盖，外面看不见。记得那时候，郭京虎晚自习一回到宿舍，就开始给我们讲他的发现。“喂喂喂！猜今天我看见谁在歪脖子树下了？”郭京虎一口京片子，说起事儿来，一脸的正经，让你不得不信他的话。他是一个无线电迷，自己设计一些无线电之类的东西，把我们这些只是在小说里看到“少年宫活动”的外地学生佩服得不得了。郭京虎兴趣广泛，口琴队的时候，和我一起吹口琴表演《龙的传人》，水平非常之高。记得刚到清华，举办新生运动会，郭京虎和我选了标枪。我是凭蛮力打标枪，老是打不远，郭京虎教我“你得象摔鞭子一样打标枪”。郭京虎是我心目中最典型的“北京人”形象：懂

得多，会得多，有教养。我印象中他一直没有离开北京，但毕业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。

说到郭京虎，就不得不说他的好朋友周斌。周斌来自上海，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少爷公子的形象。他学习好，人聪明。那段时间流行邓丽君，周斌向家里要了 120 元买了一个盒式录音机，把我们羡慕得不得了！要知道，那个时候，家里一个月给我的生活费只有 30 元啊！一到晚上自习回来后，大家都是饥肠辘辘，我们就开始“精神会餐”，开始说什么是好吃的，比如面包啦、香肠啦，等等，说得口水直流。周斌这个时候会说一句“肚子真的是饿了”。然后从床底下拿出一饼干盒子，然后开始吃！吃的那个香甜啊！我们没有饼干，只好偷偷地在被子里咽唾沫！周斌的特点还包括他高超的跳舞水平。那时候刚开放，对那些“蹦差差”的三步、四步我们很想学，但又不会，经常连舞点都找不到。回头看看周斌，修长的身材、英俊的面庞，真是相形见绌！

袁秋慧是班上最小的同学之一。新生入学的时候去校医院体检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体检的医生对袁秋慧说：“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，像个娃娃！”袁秋慧来自广东，学习很好，总是笑眯眯的。

说到班上的这些女生，我真的是只有一个“服”字！每次我们下午去锻炼的时候，可以看到班上的女生一手拿着面包，一手提着书包，去四教晚自习！那个面包是晚上的夜宵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孔艺和吕颖，一个来自北京，一个来自广西。当我们这些蛮小子在球场上喊叫“铲人”的时候，她们在静静地读书。当然，女生也不是个个都是这样“狂热”学习的。熊南燕和杨跃丽是清华校队的，这个时候在操场上练短跑，在体育馆练体操呢。

熊南燕名如其人，身轻如燕，清华田径队的，人长得漂亮，又是操场和舞场的高手，自然是班里班外的瞩目对象。但熊南燕又不是那种特别计较细节的人。记得一次去熊南燕宿舍开班会，发现一个蚊帐非常随便地用头发卡压着，隐隐约约看得见乱七八糟的被子和衣服。问这个是谁的？答：熊南燕的。

杨跃丽则属于那种高雅漂亮的女生，记得是北京市的体操代表队成员。杨跃丽平时不太参与班里的活动，那一次同学们去颐和园过中秋节，杨跃丽在泥地里给大家来了一个漂亮的空手前翻，把所有的人都给震了……

往事如烟，一晃 30 年过去了！眼前就是 9 号楼了。我和儿子女儿说二楼的右边第三个房间就是我住过 5 年的 203 宿舍，他们一个劲儿问，“是第三个吗”？“你住了五年？”“不可以回家吗？”“那你想爸爸妈妈怎么办？”……

9 号楼，还是那个 9 号楼！一切都没有改变，只是楼更旧了，另外门口加了一个电子锁。我只好在门口等别人来开门。环顾四周，一切是那样熟悉，又是那样陌生；那样遥远，又是那样宛如昨日！

等到有人开门进去后，我和儿子女儿直奔二楼 203。正是寒假，楼道里空无一人。走入水房，还是那么熟悉！记得每次踢球回来后，由于澡堂已经关门，我经常是在厕所外面的水房里用凉水冲澡，夏天这样，到了冬天还是这样！我感激清华，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让我有一个好身体。虽然我体育不行，力气方面的活动还可以，身体确实不错，应该得益于大冬天的用凉水冲了好几年！

班上同学大部分害怕跑步。周斌跑步快，每次都可以跑前几名，但每次下来，都是弯着腰趴那儿只有出气没有进气。唯一不怕跑步的是号称“大姐”的班长徐建礼。“大姐”也是清华附中的，人瘦，眼睛小。一脸笑嘻嘻的样子，特别憨厚实在。刚入校时，班里开会，班主任罗建北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班长”，大家鼓掌。就见一个中等个子的同学晃晃悠悠站起来，笑眯眯地看着大家：“我叫徐建礼”！我非常尊重徐建礼的为人。毕业后，徐建礼考入了中科院数学所，之后博士毕业，然后去了芬兰诺基亚公司。大学毕业后我就一直就没有见到过徐建礼。

说到徐建礼，就得说到陈键。陈键是浙江人，团支部书记，也是个让人非常尊重的人物。他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但学习好，爱帮助别人。那时候记得老是和张肇贵在一起，结对帮助张肇贵。毕业后，陈健保送到浙江大学读书，他完全有条件留在清华读书，但他要回家照顾母亲和家人。这份孝心令我感动和敬佩。后来有一次我出差到杭州，电话中约好陈键出来聊聊，可惜我的行程突然改变，再没有见到陈键。

我拉着女儿站在 203 房间门口，要儿子给我们照相。儿子理解我的心情，要我手指着 203 那几个字。闪光灯亮了，我的眼泪也莫名其妙流了出来！203 的窗口上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记得那个时候举办过一次窗花比赛，就是比赛哪个宿舍的门窗设计得好。我们宿舍我和崔林画得不错，后来选择了

我画的。但最后赢的是 407 的杨洋他们宿舍。他们那个设计确实不错，在蓝色的绒绒的纸上，写着一个隶书的“雅”字。这个字是杨洋写的，设计应该也是郭京虎、杨洋、刘激扬等几位才子。至于洪伟、林德康他们几个，应该只是“观者”，最多也就是敲敲边鼓、说几句损人的话，其他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。好在性格慢吞吞的杨洋是个比较大度的人，耳朵里听着难听的话，脸上还得笑眯眯的，手里写着得奖的“雅”字，不简单！洪伟学习好，聪明，除了胖点，几乎全是优点，但最喜欢损人。另外，洪伟最大的本事是帮同学取外号。班里所有女生的外号都是出自洪伟、林德康之口。可怜班里六位如花似玉的女生，个个外号都是不忍目睹，什么“无量佛“啦、“哈夫顿”啦等等。

杨洋来自贵州，写一手好字，他和刘激扬、曾扬三个才子共称为班里的“三阳公司”。

曾扬来自东北，个子高高瘦瘦的，特别老实，一说话就脸红，哪怕和男生说话也脸红。我记得他是东北哪个省的状元，属于非常有才但不外露的那种。有一次在 204 看到门后写着一句话“长弓小箭射不准”，想了半天，原来是指班里的张小健！确实有才气。

张小健来自云南，个子不太高，眼睛不大，但一看就知道属于那种很“精”的人；整天笑眯眯的，一笑就找不到眼睛了。张小健最大的爱好是踢足球，是那种有了足球连饭都可以不吃的人。踢球的时候，张小健守门。记得有一次和别的班踢球，平了，点球，张小健站在球门前直哆嗦。后来这一局我们输了，张小健底下和我说:“老表，还不如你来守门呢！”。他的意思是：我跑得慢，他跑得快，人家还没有出脚，他就扑出去了。不巧的是，他几次扑错了方向。如果换了我，可能还真给守住了。

张小健、曾扬和宫力、穆兵、卢声凯都是住在 204。卢声凯是一个性格外露的人物。他来自天津，老是一句“你干嘛”（天津味的哈！）我们都叫卢声凯“老卢”。老卢个子不高，但爱好唱歌跳舞。他歌确实唱得好，记得他和宫力都是学校合唱队的。

刘激扬，还有另外一个 407 的姜凡，都来自四川。姜凡不太说话，但学习不错。我后来去科学院读研究生快毕业时，在清华主楼前见到姜凡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和我打招呼，说马上要去美国了！他应该是我们班最早去美国的。

踢足球好的还有黄辛卉，他家是科学院的，戴着深度眼镜，不太说话，文文弱弱的，背有点弯。记得他球踢的特别好，但老是要回家，不太经常踢球。大学毕业后，他考了科学院研究生，后来分到软件所，和我、肖化在一起。大约是 93 年，我在香港工作半年后回到北京，黄辛卉请我吃肯德基。他问我很多关于香港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等等。我问他了解这些干什么，他也不说。后来才知道，黄辛卉迁移到香港了。

我们移居香港后，有一天和老婆孩子在惠康买东西，突然看到黄辛卉！他告诉我，他也住在将军澳，刚刚买了房子。更巧的是，我们住的楼和他住的就在同一条街的临近大楼里面！我们约好找个时间一起踢球，但过了几个月，手头项目太忙，把这茬儿给忘了。再给他家里打电话，是空号；电话打到他公司，说已经离开了。从此就没有见到了。

在香港见过的另外一位同学是肖化，大学时肖化就住在我的床铺对面。老肖来自西安，个子不高，常常是低眉合目的形象，寡言少语的，学习好。肖化内心开朗，平时不声不气的，一到球场就非常活跃。他球踢的非常好，我最喜欢和他踢球，因为他是那种踢得好、又肯传球的人，最主要的是，老肖从来不损我的球技。象蒋毅那样的，一看我踢的不好，就开损，“瞧你那臭脚丫子！”。黄辛卉呢，球踢得好，一看你踢的不好，不会说你，但也不会把球传给你。肖化就不一样了，他不会因为你踢的不好就不传球给你。所以我一直认为，老肖是最有“球德”的一个。老肖考的是中科院的研究生，和郭京虎一起考入，后来老肖也到了软件所，和我、杨洋在一个研究室。98 年我回北京找软件所所长冯玉琳叙旧的时候，问到肖化，老冯说“还在软件所啊”。到 2000 年前后，肖化有一次来香港出差，我特别高兴，请他吃饭。那一次，我们聊了很多。告别的时候，老肖说:“你来北京的时候，我请你……踢球吧！”真的还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！

要说毕业后联系少的，周光明算是一个。周光明来自湖南浏阳，脸长，走路一下一下的很重，一看就知道是个从小吃过苦也非常能吃苦的人，有湖南人那种特有的“蛮劲儿”。他经常和我们说到，小时候扛着 180 斤的麻袋搬到仓库里面去，有时候会让我想起，我哥小时候蒙着嘴巴鼻子在面粉仓库里面拉板车作苦力的样子。周光明住我下铺，又和我是邻省的，有时候会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。周光明属于那种有内秀，但表现出来不那么“秀”的人。

他后来也是去了美国，为世界人民作贡献去了。

另外一个毕业后联系不多的，是张肇贵。张肇贵来自福建，个子不高，圆圆的脸，整天笑眯眯的，他是我们班最小的同学。大热天，张肇贵光着膀子，大家对张肇贵说：“你还是穿上衣服吧，哪怕是背心呢，万一袁秋慧、蔡晓莉他们过来怎么办？”。张肇贵用他那浓重的福建口音回答：“天热无君子啦”。有一次大家讨论一个什么事情，七嘴八舌的，张肇贵急了：“你们不懂就不要瞎吵吵啦！”张肇贵也有周光明的那种‘蛮劲”，大冬天的，张肇贵竟然不戴手套，穿得又少。我们都劝他多穿点，他振振有词对着我们念起了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……”，把大家那个乐啊！后来张肇贵手给冻裂了，还在那儿忍着。慈眉善目的班主任罗建北找来药，把着张肇贵的手给他上药，像是待儿子似的，令人感动。

张晓华来自江苏，也住 203。张晓华个子瘦瘦高高的，头不大，显得就更加的个子高。他是个非常有才气的人。那个时候，他整天抱着一本哲学书或者是唐诗宋词的书窝在床上读，嘴里偶尔迸出几句莫名其妙的苏格拉底或者之乎者也。张晓华也喜欢足球，由于个子高，抢球的时候老是和张肇贵挤在一起。个子矮小的张肇贵，恨不得可以从张晓华的两条长腿下呲溜过去。张晓华脾气有点倔，还老是和张肇贵、周光明在一起踢球。三个“倔脾气”的人在一起老是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搅在一起。我和陈健、肖化几个就只好站在边上干着急。有一次我们出去春游，张晓华和个子娇小的吕颖走在一起。吕颖直抱怨：“你慢点走啊，你走一步我要走好几步才跟得上呢！”

说到熊南燕，又让我想起一次历险。那次是去颐和园过中秋节。出来的时候，大家拿着仍然点着的蜡烛，向大门外走。我们出来太晚了，门已经给关了。后来蒋毅去找他的哥们帮忙开门。那个门卫有点不乐意我们这么晚出去，骂骂咧咧的。我们正在兴头上呢，对他有点不太尊重，忘了是蔡晓莉还是熊南燕说了一句“不就出来晚点吗，怎么了？操……”。她的话实际上并没有骂人的意思，而且说的很轻，但给那哥们听到了，更不干了！“谁说的？谁说的？给我出来！给我出来！！！”平时大大咧咧、轰轰烈烈的熊南燕吓的躲到不知道哪儿去了，大家赶快劝，“她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没有骂你呢”……

这些集体活动，邹建平一般是不太参加的。邹建平老家江西，和我是同乡，是随军家属到的北京，他考大学也是从北京上的。邹建平个子不是很高，墩墩实实的稳重，眼睛不大，但经常是圆睁双眼，尤其是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。由于他容易发火，而且说话的嗓门大，老是像在吵架的样子。记得有一次，邹建平“嘣”地把我们 203 的房间踹开了，双眼圆睁、嘴巴张得大大的、只有进气没有出气，一张圆脸憋得通红，青筋暴露。我们都吓了一跳，以为他们 204 着火了！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大家不停地问。邹建平不停地吸气，一看就知道是憋了很长时间了。“快说啊，到底怎么了？”平时慢慢悠悠的衣春生也急了。“他妈的……那老穆在那吃臭豆腐！”我们都跑出去看，只见穆兵左手端着一瓶“王致和”，右手拿一小勺，闭了双眼，在那儿深情地品味享受他的臭豆腐呢！整个楼道里充满了臭豆腐的味道，空无一人。而房门紧闭的 204 房间里面传来宫力、卢声凯几个不断的骂声！后来听说邹建平去了日本，到 2003 年前后也回国发展了。

提到衣春生，他是个非常热心的人，是比较典型的山东汉子的性格，但却没有山东人的那种膀大腰圆的个子。衣春生生得一张长脸，嘴大，眼睛大。我老是取笑衣春生眼白多过眼黑。在宿舍里，我们都是大大咧咧的，只有衣春生的床铺永远是一尘不染，干干净净的。衣春生属于那种有内秀的人，会拉二胡，这个就把班上所有的人给比下去了。那个时代，会拉二胡的人比熊猫还少啊！只不过，大家对衣春生的二胡不是很会欣赏，只要衣春生一拉二胡，大家就开始骂骂咧咧的嫌吵，嫌音调不准。难得衣春生也不着急，对着大家翻翻他的白眼、然后闭着眼睛前仰后合地在那儿拉啊拉啊，一副“好汉不和你斗”的劲头。遇到问题的时候，衣春生会用他那白白细细的手撸一下长长的头发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个问题嘛，属于哲学问题，啊，咱们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啊……”那个时候他睡在靠门口的床铺，在郭京虎的下面。一到冬天，房间门开开关关的，对衣春生这样细心的人来说真的是折磨！我又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，每次进来出去都会不记得关门，所以每次你就听到他在我后面大声地说：“关门啊！长尾巴了？！”他后来自己买了一个弹簧，固定在门和门框上，这样门自己可以关上，我挨骂也就少了，他也就可以安安心心睡觉了……2004 年夏天，他回北京探亲，约了我、老穆、肖化、崔

全班合影

林几个一起在好伦哥吃饭，聊起过去的事情，真的是有意思。

崔林也是班上的奇人之一。崔林来自洛阳，个子瘦瘦高高的，方脸，白白净净的，戴着幅大眼镜。崔林性格很和善，也是多才，对什么事情都比较敏感。他平时老是抱着一本宋词在读，口里则是不停地念念叨叨的，风花霜雪，月圆月缺，都会感动到崔林。9号楼前长了一排的迎春花，矮矮的，一到春天，长满了黄色的小花瓣，特别的好看；加上杨树上飘落下来的杨花，以及运动场那边的依依垂柳，让人心醉。这个时候，崔林就开始神神叨叨了，时不常的搬出一首李清照的词来念。肖化经常和崔林在一起，一声不响、低眉垂手地跟在崔林后面听他念叨。我都服了肖化的功夫了。圆明园离清华园不远，是崔林和肖化经常去的地方。可以想像，面对夕阳西下、古楼破瓦、芦苇野鸭，崔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。学离散数学的时候，崔林老是问“有个问题琢磨的我头都疼了：咱们学这个离散数学将来有用吗？”后来考研究生的时候，崔林不断地在念叨到底是考还是不考，到底是考北京的还是外地的，一直到考试的前一天还在那儿念叨。后来历经艰难，三进三出北京，最终落户北京，才算完成这个“轮回”。我很佩服崔林能够在这种有和没有之间、在与不在之间、做和不做之间，表现出来的清华人那种特有的毅力和才气……

坐上出租车，车外星星点点的高楼灯火映照着天空的一轮明月。回望暮色中的清华园，我仿佛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在回看 30 年前的那个时空。在那个时空里，应该是白天还是晚上呢？蔡晓莉、吕颖和孔艺是不是还啃着面包去四教？熊南燕还在那儿叉着腰准备起跑了吗？杨跃丽还是那样挽着头发一脸神气在平衡木上作漂亮的体操动作吗？宫力和老蒋是不是披着外套开打他们的桥牌了？老蒋说顺了他的“完了好”了吗？老穆是不是还在那儿度着他的方步？刘激扬和老卢还在楼道里练和声？郭京虎今天晚上在歪脖子树那儿有新的发现了吗？周斌在嚼他的香甜饼干吗？……

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80